

情劍留香

上



8

0013.8658

I247.58/91N

香留剑情

[台湾]上官鼎 著

(上)



290701072

~~I247.58/91N~~

江苏文艺出版社



(苏)新登字 007 号

情剑留香——上官鼎武侠作品集

作 者:上官鼎
责任编辑:姜 文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上海梅山冶金公司印刷厂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5.75 插页 2
字数:320,000 1996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900—5/1·863
定 价:86.60元(全四套)本套(上、下)16.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82885100
WIP 182, 500 J

内 容 提 要

一柄红色鲜亮的刀——屠龙宝刀！

一柄处处留香的剑——铁血情剑！

翩翩美少年叶君虎，挟两柄上古神兵突现江湖，奇缘巧获载有旷世绝学的“紫云宝录”及“骷髅藏秘图”。歪门邪道的阴阳书生、天狼尊者、毒剑客等魔头疯狂截杀。

多情种子叶君虎处处留香，引得银色佳人独凤女、天仙美貌的小龙女及国色天香的玉箫仙子以身相许，并屡救他于刀锋剑刃之下。

一代魔枭毒龙潭主血腥震群雄时；美女族拥，狂刀傲剑的叶君虎已侠名满天下。

真正的较量刚刚开始……

2011/10/24

上海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古刹奇缘	(1)
第二章	银色佳人	(43)
第三章	邪门歪道	(86)
第四章	秘图初现	(125)
第五章	武林大祭	(163)
第六章	身世初露	(204)
第七章	鸳鸯颠倒	(251)
第八章	鸟为食亡	(292)
第九章	嬉戏争锋	(334)
第十章	绝命活命	(378)
第十一章	万花掌法	(419)
第十二章	傲剑狂刀	(458)

第一章 古刹奇缘

秋末冬初，瑞九天寒，海拔四千公尺的无量山巅，早已覆盖着尺厚的积雪，遍地一片纯白。

这夜，天空漆黑，乌云密布，显示暴风雨即将来临。一个蓝衣少年扶着个异常苍老的僧人，步履奇艰地踏雪攀枝，向山巅那块隆起的雪丘缓缓行去。

两人到了雪丘之上，蓝衣少年带着万分不解的神情，轻声地问道：“师父，是这里么？”

那老僧并不答话，向四周略一打量，气喘吁吁地点了点头，顺手解下一块红布往地上一铺，接着便坐了下去，身旁放着一个精制闪亮的银色铁盒。

蓝衣少年，面上布满一层忧虑焦急的愁云，剑眉紧蹙，心事重重，仿佛今夜似乎有件悲惨的事即将发生。

两人默然的坐着，约莫盞茶的时分，山上的风越来越大，卷起遍地的雪花，一片迷茫。

雪珠刮在脸上，如针刺刀削！那百龄老僧咳咳呛呛地仰望着苍穹，身子微一蠕动，双目向蓝衣少年一瞥，若有所思地问道：“虎儿，你今年几岁了？”

蓝衣少年一面替师父“慧通長老”捶着背，一面掐指一算，哦然一声道：“师父，我不是十七岁么？而且今天还是我的生日咧！”

慧通长老仰首向空际凝望着，但见朵朵乌云擦山而过，猛然忆起十七年前，不正是这样一个恐怖的夜么？他默默想着，半晌说道：“是的，在十七年前隐居东北边陲的‘太上神君’把你托付给我，日子过得真快！”

蓝衣少年睁着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珠，凝视着十七年来相依为命的恩师，他想，这么多年来从未听恩师提及自己的家世。是以一颗幼稚的心跳得十分厉害，迫不及待问道：“师父，谁是‘太上神君’呢？”

慧通长老抚着爱徒叶君虎，神情异常激动，几日以来，他感觉内力不继，血脉枯竭，眼看就要与世诀别，唯一不放心的就是这个未成年的徒儿。

他深知爱徒身负奇冤，叶家一门死于一个黑道魔头手里。如今武功未成，便将离他而去，心中着实难安，是以断断续续地道：“他是我多年至友，言定二十年后再来接你回去，时序尚差三年，可是我不能等了！”

此时，天际电光倏闪，映照着急通长老的脸上，他更显得苍白，两眼深陷。

蓦然，轰隆一声雷声，使他身躯一颤！

这雷声打断了慧通长老的说话，他暗自一看爱徒，见他满面期待之色，正跟自己经常一样，是以待雷声过后，又道：“这么多年，为师未能告诉你家世，心中至为内疚，其中过节原因我也不大清楚，但只要能找到‘太上神君’便会全部明了！”

叶君虎幽幽地道：“师父，徒儿要到哪儿去找‘太上神君’前辈啊？”

慧通长老叹喟道：“大兴安岭‘古月居’！”

话声甫落，蓦然空际银光倏闪，一双白色箭簇，呼呼破空

飞过，接着无量山巅刮起了一阵排天狂风，吹起了积雪，折断了树枝！

雷声隆隆响起，一个接一个，震得耳鼓嗡嗡作痛，整个山峰也为之一动。

一阵骤雨，倾泻如注！叶君虎连忙脱下自己的蓝衫，替师父遮住暴雨，轻声说道：“师父，我们回洞吧！”

慧通长老十分感动，强打着精神，闪烁着一对精光的眸子，叹了口气道：“虎儿你的身体要紧，为师不能回去了。”

这话说得十分露骨，且叶君虎天资聪慧，那能意会不出，一听师父之言，愣得说不出话来，鼻头一酸，心里一惨，泪珠便如断线珍珠般滚滚而出。

慧通长老一声咳嗽道：“虎儿今天是你的生日么？”

叶君虎忍住心头悲痛，替师父拭去额上的泪珠，凄然地说道：“是的，师父！”

慧通长老点了点头，身形微一蠕动，将身旁的银色铁盒拿起，将钮头一按，锵的一声，一柄红色鲜亮的短刀，一跳而出。

叶君虎眼睛倏地一亮，神色凝重地望着师父及这柄红色短刀，心里不住的狂跳！慧通长老将刀取出，异常庄严地说道：“虎儿，你跪下！”

叶君虎一听师父之言，连忙跪了下去，只听师父极其严肃而慎重地道：“虎儿，为师在你生日之时，将此百年不离的‘屠龙宝刀’赠给你，愿你严守为师法谕，除恶济贫，扶危助倾，好自为之，上苍必定助你！”

说罢，便把这柄价值连城的“屠龙宝刀”递了过去，待叶君虎伸手接刀之时，倏又悲戚而沉痛地说道：“你本是少林十五

代弟子，但我今日要将你逐出门墙！”

叶君虎闻听师父之言，惊得哭了起来，半晌方呜咽地道：“师父……”

慧通长老的老眼中，此时也渗出点点泪珠，别过头去，双手合什地端坐在雪丘之上，凝神运功，任由风吹雨打，毫无所觉。

叶君虎亦是浑身水湿，仰首一望，雷声雨滴越来越疾。在电光闪闪，风声呼呼之中，但见恩师正凝功提气，不敢惊动，悄悄地取出“屠龙宝刀”一瞧，但见刀柄上镌着一条栩栩如生的红色苍龙，七颗明珠，闪射着银光，双指微微一弹，一片清脆龙吟凤鸣之声幽远四播，一片寒涛，彻骨浸肌。

果然是柄上古神物，天下罕有。

倏然，一声暴雷，大地震动起来，无量山巅摇晃了几下，随着便是一阵接连不断的狂风、暴雨、雷鸣、闪电……

叶君虎被这恐怖的景色怔住，举目向恩师一望，只见慧通长老头上冒着三尺黄光，身子慢慢地向下陷去，不由大惊失色，连忙喊道：“师父，师父！”

连喊数声，未见回答，一跨步向恩师所坐之处扑去。

只见恩师身陷雪中，只剩半个上身，他心头大急，用手一抓，蓦然一股极大的神力，向叶君虎胸前一撞，一个踉跄，便跌坐在地。

这时，在叶君虎耳际，微微响起恩师苍老的声音道：“虎儿，快去北方，勇敢的面对现实，最好能找着为师从前给你讲的‘紫云宝录’，那报仇之事就容易多了。快去吧！”

这声音系由空际传来，接着一声暴雷声中，慧通长老已全身陷入雪中。

叶君虎被这雷声震晕了过去，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方始醒来，睁目一瞧，已是晨曦初露，岚风如懂，山巅仍是一片雪白！

他站了起来，一看雪丘之上，隆起一座新坟，坟前铺着一块红布，正是慧通长老所坐之物。

一声哭叫，便扑了过去，拾起红布，暮见上面写着：“叛师慧通，自刎谢师。”

这八个古字，使叶君虎大惊失色，心想：“难道恩师就是为了这个把我逐出少林门墙么？”

他在恩师墓前哭祭一番后，悲痛万分地回到那一住十七寒暑的古洞之中，略一拾掇，便封住洞口，系上“屠龙宝刀”，飞身泻下无量山，向东北边陲兼程奔去。

他走了，无量山巅只剩下一座孤坟，等待着他再来祭奠。

叶君虎离开了无量山，数月奔行，这日来到东北边陲之地，举目四顾，那绵亘万里的银峰冰床，使他心情为之一畅，他一面浏览着这一片片白的银色世界，一面向大兴安岭疾奔。正行之间，蓦然传来一声狼嚎，接着便见一头丈长黄狼，由前面松林之中，龇牙咧嘴地向叶君虎存身之处奔来。眨眼之间，那头黄狼已到了叶君虎面前丈余之外，闪烁着一双铜铃似的大眼，向他一瞄，立时弓背纵起，利爪闪电般兜头抓来。

叶君虎一见黄狼来袭，心中微自一凛，一闪身让过一旁，单手倏举，一股暖风，疾向那狰狞凶恶的黄狼卷去。

那头巨大无比的黄狼，被掌风一撞，向后微一踉跄，唬的一声怒吼，后脚一踮，快若闪电般又向叶君虎面门抓来。

叶君虎不由勃然大怒，一撤腰际“屠龙宝刀”，向空一挥，一道红光寒芒，顿时暴涨三尺，一片龙吟之声，幽远传开。

他微一斜身，“屠龙宝刀”往前一递，直向黄狼削去。

蓦地一声厉叫，只见黄狼身子往前一扑，一股血泉直喷而出，惨然死去。

叶君虎心中大喜，心想这“屠龙宝刀”果然犀利，真是天下罕绝的兵刃啊！

思忖中，蓦闻右侧小道上传来一阵辘辘车声，他仰首一瞧，一辆纯白的驷马车，泼刺刺地飞驰而至，刹时来到了跟前。

前面纯黑的骏马，前蹄一蹶，希聿聿几声雄嘶，其声传山应谷，震人耳鼓。

叶君虎仰头一看，驷马车上坐着一个衣裾纯白，风姿绝妙的佳人，见她背上插着一双闪闪发光的“碧玉洞箫”，正面现诧色的望着自己，不由俊脸一红，连忙垂下头来。

他正作势欲走之际，那白衣少女凤眉一轩，杏目乍绽，见这蓝衣少年剑眉星目，红唇白齿，一派斯文，但不知他为何要将“奇峰谷”小谷主“冷面公子”的一头狼王杀死，看他正要离去，娇声说道：“相公贵姓？”

叶君虎见这陌生的白衣女在问话，心想四周根本没有他人，是以连忙双手拱道：“在下叶君虎！”

那白衣少女凤眉微蹙地道：“叶相公，你惹祸了！”

叶君虎愕然不解地道：“我并未惹祸啊！”

白衣少女道：“你把奇峰谷主‘冷面公子’的狼王杀掉，他决不会放过你的！”

叶君虎辩道：“是它先咬我，我才杀它的！”

谈话间，只见一道灰影，如流星赶月般，来到二人面前，一个灰衣少年，大步朝被杀的狼王走去。

叶君虎举目一看，见这灰衣少年一身儒服，背插一把红光烁闪的“夺命折扇”，他查看了一下狼王的死状，便面露杀机的

走了过来，向二人略一扫视后，便对叶君虎狠狠地道：“是你杀了它？”

叶君虎点了点头，蹙眉地道：“是我。”

蓦然间，“冷面公子”煞目一瞪，跨步欺身，一运功猛地向叶君虎推出一掌。

掌风乍起，一股极寒的冷气，直向叶君虎猛卷。

猝施杀手，少女一声惊呼道：“小心他施出‘天狼掌’啊！”

“冷面公子”一闻车上的“玉萧仙子”，对这叶君虎陌生少年十分关切，心底更交灌了醋意，当即连哼数声，杀机立生的变掌为爪。

他十指如钩，双足猛点，身形腾空而起，一扭身直向叶君虎头上抓下。

掌爪一出，快似奔雷，眼看叶君虎就要伤在他这招“惊魂夺魄”之下，殊不知，叶君虎身形微自一晃，便闪在丈余之外，倏然而立。

“冷面公子”招式走空，连忙双脚踏实，足尖借势一点，又欺身而上。

叶君虎一看丝丝冷风，绵绵不绝地向自己罩来，一个错步旋身，迈过了他这凌厉的一击，扬声说道：“我叶君虎与兄台素无冤仇，何故出手相搏？”

“冷面公子”冷声一笑道：“无名小辈，竟敢杀死本少谷主的狼王，此恨终身难消！”

叶君虎脸上微一变色，沉声说道：“在下虽是初履江湖，但……”

“冷面公子”未待他说完，几声冷笑，立即又欺身扑上，双掌一翻，两股冷风寒气，如排山倒海一般，疾卷而出。

叶君虎心头大愕，见他掌风如磨，雪花被卷至空中直转，连忙运足菩提罡气振手打出。

“玉箫仙子”坐在马车之上，眼看他们一阵狠斗，心中不由暗忖道：“噫！见他脚走‘达摩步’，掌出‘菩提罡气’，分明是少林派的人物嘛！”

叶君虎封住“冷面公子”推出的“天狼掌风”之后，连忙身形一撤，尚未拿桩站稳之际，那“冷面公子”倏地两声怪笑，双臂一运劲，怪手连翻，显然他将要施出杀手绝学了。立时冷风似幕，茫茫的雪花，随势而起，顿时把叶君虎双目遮住，眼看情势危殆，那坐于马车上的“玉箫仙子”见叶君虎是个初履江湖的人，一点对敌经验都没有，恐怕要遭暗算，是以，食指轻轻一弹，一股融鼻的香风，疾向“冷面公子”涌去。

他正待将叶君虎制住之际，倏觉背后生风，双脚一点，斜飘丈余，喝道：“你敢施鬼么？”

“玉箫仙子”娇声一笑道：“谁施鬼嘛，你一身狼骚味使人触鼻欲呕，我不过以‘万光掌’调节一下周围的臭味罢了！”

“冷面公子”闻言大怒，一声嚎叫，双掌狠命一推，“天狼掌”应势而起，掌风吐处，果然有股狼骚臭味，难闻至极。

“玉箫仙子”素手一拂，顿将他天狼掌风封住，同时娇声一笑道：“古庙之会时刻已到，你还不走么？”

“冷面公子”连忙收招撤掌，向后一闪丈余，冷冷地道：“你怎知道？”

“玉箫仙子”娇声一笑道：“武林之中谁个不知，还瞒得了我天山派么？”

话声甫毕，蓦地传来一声胡哨，尖锐得刺人耳鼓，胡哨之声一起，“冷面公子”立即面色微变，一双煞目狠狠地向叶君虎

一扫，冷冷地道：“小子，后会有期！”

说罢，双脚猛地一点，一缕灰影向林中泻去，刹时人影杳然！

“冷面公子”一走，空旷的雪地上，只剩下叶君虎及“玉箫仙子”二人。叶君虎星目一扬，见她那张俏脸上嵌着的一双秋水明目，正深情款款地注视着自己，不由俊面一红，连忙双手一拱，讪讪地道：“姑娘……”

“玉箫仙子”小嘴一晒，娇娇滴滴地道：“叶相公，有什么事吗？”

叶君虎见她和气而可亲，胆量稍微大了一点，仰首问道：“我可打听一下‘古月居’在什么所在么？”

“玉箫仙子”闻言一怔，心想：“古月居”不是“太上神君”的住处么，他此时去“古月居”干什么？是以极其诧异地道：“你是要去访‘太上神君’前辈么？”

叶君虎闻言，不由心中大喜，欣然地道：“正是他老人家！”

“玉箫仙子”道：“‘太上神君’五年以来，未在江湖露脸了，他今晚正要来在这古刹之中，你快点赶去，或可见着！但千万得小心，据说这‘古刹之约’其中还有阴谋咧！”

叶君虎异常欣喜，是以迫不及待地道：“姑娘，那古刹在什么地方？”

“玉箫仙子”用手一指，叶君虎顺她指处望去，只见一椽松柏墨林，露出古刹一角檐头，一条金色飞龙，亮闪闪地漾月生辉，当即一拱手道：“多谢姑娘指示。”

说罢一晃肩，便向墨林闪去，刹时，人影亦杳，“玉箫仙子”不防他去得如此之快，见他身影消失后，方始一声叹喟，一抖

马缰便纵骑而去。

然而，叶君虎那潇洒、飘逸、俊朗的神仪，在她心目中若隐若现好久都不能抹去。

叶君虎向那墨林中闪腾，甫进林边，陡然又闻到一声狼嗥。

这声音使他一怔，身形一拔，立刻向梢头落去，举目一看，只见一个头发纠结，赤足露肚，身背红漆葫芦，脸如蜡黄的矮胖老人，骑在一头巨狼之上，后面正跟着“冷面公子”，两人一起一伏，疾快若飞地向那古刹闪去。

叶君虎亦觉十分可疑，立刻尾随在二人之后，约半里之遥，倏然四面林间，传来几声枭啼，其声恐怖已极。

“冷面公子”及那骑狼的怪丑老人，闻声立即停下步来，只见那老人轻轻地在狼背上一拍，身形立即离地而起，直上梢头。他单掌一翻，遮眉一看后，身形如海燕掠波般，轻飘飘地又落在狼背上，悄声对“冷面公子”道：“冷儿，今晚要格外慎重，看来他们都来啦！”

“冷面公子”诧疑地瞥了师父“天狼尊者”一眼，悄声问道：“师父，难道其他几派的掌门人都来了么？”

这骑狼的矮胖老人，正是奇峰谷谷主，“冷面公子”之师“天狼尊者”，闻言冷声一笑道：“岂止四派之人，那漠河附近的‘黑虎帮’也隐在林中咧，你小心应付就是，快去吧！”

“冷面公子”闻言，立刻向古刹大摇大摆地走去。

叶君虎好生诧异，心想：这古刹之会，不知是谁召开？看来其中定然有诈，我得赶去暗中一瞧，以窥究竟。

思忖中，倏然左侧一声怪啸，连忙扭头一看，一个红发披肩，獠牙外露，金瞳暴目之怪人，向四下一盼后，便闪进庙中。

一丝微弱的光线，由庙中透出！

庙中人影微动，显然里面已先到了几个武林怪客，在等候着这武林罕有的约会。

叶君虎好奇之心立生，飘身而动，人若天际，一道轻巧的蓝弧，直向古刹墙角落去，他单脚向墙上瓦面一点，借势一弹，便人不知，鬼不觉地隐入古刹檐边暗角。

大殿之上，阴惨惨地点着一支半明半暗的火烛，发出一道淡淡的青光，大殿四角，各蹲着一个武林人物，他们均如老僧稽首般，默然死会。

突然，古刹之后的松柯，传来一声极其尖锐的枭啼。

枭啼之声，似乎打破了这古庙如死亡般的沉寂！

那红发怪人一闻这枭啼之声，脸色微微一动，缓缓地撑起身形，肩上红发一甩，便到了庙门，煞目向外一瞅，左右一盼，便又退回庙中。

倏然，殿角一个背剑的黑衣中年汉子沉声问道：“‘红发老怪’可见着‘太上神君’的影子么？”

叶君虎心中一阵狂喜，暗道：“‘太上神君’真的会来，自己马上便可了解家世，找着父母了啊！”

他思忖未毕，只听“红发老怪”沉浊地骂道：“那老鬼害得我等在此苦候三夜，未免欺人太甚。”说着扭头向适才问话之黑衣中年人道：“‘毒剑客’兄，你看这会该如何收场啊！”

“冷面公子”立即插言道：“‘骷髏藏秘图’分割一十五载，约定今日合璧，太上神君为什么不来合盟呢？”

“毒剑客”略一思忖道：“‘骷髏藏秘图’分成了五份，目前仅差一份，我们何不先来凑一凑，或可找出藏宝位置，说不定还是我们四派之福咧！”

“红发老怪”阴恻地一笑，双掌一拍道：“高见！”

话毕，只见左角黄影一动，一个腰束长鞭，身着黄色儒服的俊朗少年，缓缓地站了起来，沉声说道：“我不赞成！”

“冷面公子”脸色一翻，道：“哟！六盘山的‘铁胆神鞭’，你老兄还有什么高见么，敢情要使此图再藏十五载？”

“铁胆神鞭”呼延奇剑眉一扬，星目向三人一扫道：“我不赞成，谁也奈何不了我！”

“冷面公子”愤然而起，嘿嘿两声冷笑，双脚一闪，便飘身欺了过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疾快绝伦地向“铁胆神鞭”呼延奇推出一掌。

他是心想出奇制胜，打他个措手不及，趁机取走六盘山的一份“骷髅藏秘图”。

“铁胆神鞭”呼延奇既能单身赴会，哪能如此不济，只见他单掌猛翻，右臂一抬，一股雄浑掌风，应势而起。

轰然一声巨响，两人硬接一掌之后，各自向后退了三步，相互瞄了一眼。

“冷面公子”一声冷笑，双掌一错，正待出掌之际，倏被“红发老怪”一拦，劝道：“不要打了！”

“毒剑客”惨然一声苦笑道：“呼延兄，我们久等无益，先行凑凑，不过略作消遣，何必伤了各派的和气呢？”

“红发老怪”又极其慎重地道：“‘骷髅藏秘图’分成为五份，取出看看亦不会有何差池，熬过今晚，又将再等十五年，万一那藏秘在太上神君那一份上，我们岂不是上了他的当么？”

“铁胆神鞭”见二人如此一说，心里有些动摇了，但仍极慎重地道：“此图关系武林甚大，托负之重，非我等所能……”

“冷面公子”未待他说完，便插口讥讽道：“谁不知‘万年神